

我的父亲母亲

■资若铭

父母亲成家后，尽心尽力经营一家诊所。有时乡人半夜突发疾病，无论寒暑，父亲都会背着药箱赶去。人心肉长，父亲行医以情义待人，周边村民也看在眼里，念在嘴上。如此一来二往，父母亲渐渐在学校扎下了根。

那时正值改革开放高潮，夫妻俩仅靠诊所这点收入，生活还是十分窘迫。为生计，母亲随小伯伯南下广州花都打工。我因长期在外公外婆家抚养，平时与父母相处少，对他们并不惦念。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木冲，还没有电话和手机，母亲从花都写信来，询问我的情况，还寄来了一些玩具。那时，我读一年级下册，在外公教导下，慢慢吞吞地给母亲回信。记忆中，回信只写了几句话，有许多汉字还是用拼音代替的。母亲后来说，她收到我信的那天，开心得哭了。

父亲所在的乡村学校，于1996年搬迁到镇上。经过慎重考虑，父亲把诊所也迁到镇上。父亲在校门口租下一个小套间，租金每月100元，水电自理。诊所搬到镇上后，父亲因前几年在村里积下的口碑和人脉，生意逐步好起来。母亲为给我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也为了帮父亲打理诊所，从花都辞工回来，打算将我接到镇上的黎明小学读书。于是，我从二年级下册开始，便和父母一起生活。

刚转学过来，我心神不定，时常想念外婆，晚上想着想着就哭。当时，我跟父母都不亲近。母亲曾哭着和外公外婆说，怕我以后不认她。二老笑着安慰她，放心，他总是你儿子，时间一长就好了。

那时，只要镇上赶集，诊所总是坐满来看病拿药的老老少少。一上午过去，父母亲完全没有歇息时间，有时忙得中午饭都没空做。母亲见我离不开外婆，店里又这么忙，便要外婆隔三差五过来小住，顺便帮忙煮点饭菜。于是，我和外婆相处的时间又多起来。

祖父见儿子的营生有了起色，

心里十分高兴，每次来街上赶场，都要来诊所坐坐。母亲哪怕再忙，也会招呼祖父吃早餐，有时实在忙不赢，家里弄不了，也要赶到街上去端碗米粉给祖父吃。二老对这个小儿媳也十分满意。祖父去世后，母亲回忆当年她第一次去父亲家，二老开心得像过年。当时家中没什么菜，还没等母亲坐稳，祖父就背着渔网去门口池塘拦鱼。那天说来也奇，祖父一网下去，就网到一条五六斤重的大草鱼。祖母连说，今天真是好日子！

祖父家是贫农，一间土砖房，那么多儿女，就靠祖父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夜劳作养活。父亲是最小的儿子，自然受到全家疼爱。当然，父亲也是众多兄弟姊妹中最聪明最出色的一个。我如今工作的学校，即是父亲读书的地方。这么多年过去，学校退休老领导和老教师都还时常和我聊起父亲当年读书的那股聪明劲，用他们的话说，那就是，一句话从不需要听老师讲第二遍。

只可惜命运弄人，父亲考上县一中后，高考失利，仅三分之差，无缘大学。那时还是包分配，考上意味着“铁饭碗”，然而祖父家贫，实在拿不出钱给父亲复读。父亲知道成绩后，十分痛苦，在王家背山上疯跑狂喊。祖父祖母心急如焚，生怕这个小儿子受刺激疯掉。他们思来想去，决定让父亲学门手艺，有门手艺，饿不着肚子。于是，祖父带着十多岁的父亲来到本乡一位老中医那学医。老中医住处叫金台岭，在界牌村的隔壁。当年，老中医那就像个小学校，来拜师学艺的年轻人络绎不绝。父亲去没多久，母亲从中专毕业后，也由外公送去学医。于是，父母亲便由此相识。

父亲记忆力强，聪明劲用到学医上，如鱼得水，深得师父赏识。许多医学典籍，他往往能轻松记诵。父亲又识音律，笛子、竹箫、二胡，拿到手里，总能奏出美妙乐曲。再加上父亲性格豪爽，不拘小

节，好开玩笑，有真性情，活脱脱一风流少年。那老中医历经世事，不仅有门治病救人的手艺，还有双识人的慧眼。他看上了父亲。老中医叫来父亲，说他有一女在来阳学艺，父亲可去找她玩，车费也由他提供。父亲笑着应承，却并不前往。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那时父亲已和母亲相识并互生情愫，父亲自然不会接受老中医的美意。母亲也婉拒了同门师兄的好感。后来，父亲仅学徒三个月，便脱离师门，准备自立门户行医。母亲随之也回了木冲。父亲虽学艺时间短，后靠自学自考，行医半世，未误一命，名声甚好。

不久，父亲常来木冲，公开与母亲交往。起初，外公见母亲因恋爱放弃学艺，大怒，还打了母亲一耳光。那是外公唯一一次伸手打母亲。后得知父亲家世背景，他更是不同意。但母亲态度十分坚决。疼爱女儿的外婆，只得两边周旋，一面安慰母亲不要着急，一面央求太婆去劝外公。父亲是个聪明利索人，见未来岳父这样态度，只得隔三差五来帮忙干活。尤其是农忙时候，父亲瘦弱肩膀挑不了多重，为在外公面前表现，硬是把百多斤重的谷子从一里外的田里挑上来，膀子都磨破了。白天杀禾，晚上打稻，父亲手脚均被稻禾割烂，还要挽起裤腿，到有吸血虫的绊田里劳作。母亲看着心疼，但也没有办法。

渐渐地，外公家里人对父亲越来越熟悉。尤其是年迈的太婆，刚开始也有点嫌弃父亲家条件不好，后来，却对孙婿很满意，直夸父亲一表人才，且极聪慧。而外公又喜欢青年人勤恳节约，见父亲也做了许多事、吃了不少苦，再加上太婆和外婆两婆媳软磨硬泡，外公最终勉强答应了。

至于婚礼，在那个年代自然是没有的。父亲高兴地拉着母亲去廖田镇民政办领了证件，拍下两人的第一张合影。如今，这张合影还珍藏在我家衣柜里，照片背面是父亲钢笔题签，“资晓玲刘玘合影留念于一九九二年春节”。

久别重逢，犹如初见

■陈平中

今天，坐在207教室，我们共同追忆从1989年开启的同一段岁月。同学小山和彭老师的精心主持，老师们的谆谆教诲，班长激情洋溢的发言，同学们对人生的感慨，我们一起分享，一起快乐。

挥手一别三十年。头顶已秃，腰围已圆。光阴飞逝，世事沧桑。我们都到了知天命之年，这个年龄的我们还有许多说不尽的感慨。我们尽管越过温饱，迈向小康，但孩子读书、结婚、买房缺钱的发愁，慢性疾病慢慢缠身……我们这个岁数的每个人，都有许多埋藏在心底的故事。今天，无论活得灿烂还是平淡，我们都应该充满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父母，

是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是父母养育了我们。感谢老师，是老师教给了我们知识，是老师教导了我们成长。我们更要感谢生活，生活的酸甜苦辣，给了我们每个人更多的历练。

历经卅年，如白驹过隙；步入师专，一草一木，亲切无比。蓦然回首，青春年少之境，犹浮于眼前。

曾记否，操场上，我们奋力拼搏奔跑的英姿；草地里，我们沐浴晨曦捧读的身影；课堂上，我们描绘对未来世界的憧憬。曾经，我们恰同学少年，意气风发，轻狂高傲，纯洁而浪漫，天真而无邪；曾经，我们渴求知识，磨练意志，增强本领，放飞梦想。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毫无忌讳聊八卦，天南地北侃大山。悠哉乐哉甩老k，歇斯底里吼老调。手舞足蹈送公粮，青涩时光味无穷。

峥嵘岁月，一声拜拜，同窗数十，各自踏上人生之旅，风雨兼程，追求事业之梦。

三十年风雨蹉跎，洗刷了年少轻狂。三十年风吹雨打，褪去了风华正茂。三十年岁月如梭，昔日的浪漫情怀演变成眼前的柴米油盐。

但是，三十年的感情却不会因为我们的各自经历而改变。我们曾经为工作忙碌，为生计奔波，为家人劳累；我们各奔东西，聚少离多，老来虽多健忘，同窗情谊难忘。心若相惜，再远也会相逢，久别重逢,犹如初见。

灶台前的窃窃私语

■朱松生

满天的星星还在眨巴着惺忪的睡眠，院子里的公鸡刚打了第一次鸣，岳父岳母的豆腐坊就已是烟火缭绕了。

这个时候,豆腐坊内瓢盆的嘭嘭声,灶内柴火燃烧的哧哧声,锅内油炸豆腐的滋滋声,还有岳父岳母晃来晃去的脚步声，和他们有一句没一句的窃窃私语声……一时间交织在一起,和谐而生动地奏唱着豆腐人家的黎明序曲。

这个时候，豆腐坊内昏黄的灯光柔柔地洒在我岳父岳母的身上，把他们苍老的身影拉得老长。

岳母斜坐在灶门口的矮凳上，弓着身子往灶膛内添柴加火，不时还用火钳扒拉着灶里燃烧尽了的火灰，长长的火舌子正从熊熊燃烧的灶膛口探了出来，红红的火光把岳母满脸皱纹映得通亮，灶口窜出来的火沫星子萤火虫般在她的身前飞舞……大油锅里，一坨坨新炸的油豆腐正从滚烫的油水里拱了出来，鼓着胖嘟嘟的身子在锅里跳着欢快的舞蹈，新炸油豆腐的芬芳在满屋子弥漫。

岳父岳母的话匣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打开的。

豆腐营生几十年了，老两口就在灶台前窃窃私语了几十年。几十年了，灶台前的岳父岳母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事。聊什么呢？最开始,他们聊地里的收成,聊一年的收入,后来啊,他们聊家长里短,聊人情世故……现在呢，老了，老了！老了的岳父岳母就聊自己的子女和孙辈。

“老馆子呢,我们的白伢几小时候蛮乖哦……”岳母擦了擦有些零乱的发际，不紧不慢地和岳父说起了他们的女儿、我的妻子。岳母说，我妻子小时候特别要强特别乖，小小学纪上学，一个人敢走十多里的山路，放了学，还能帮家里打猪草做家务，学习成绩也格外地好，期期拿奖状评“三好”，终于凭借自己的好成绩跳出了“农门”，飞出了山冲……

“我冠侬几，也好争气呢……”岳母揉了揉被烟雾熏着了的眼睛，又欣慰地说起了她的外孙子、我的儿子。岳母说，襁褓中的我儿子不哭不闹，吃了奶就能睡上一上午，还很少尿床哩；说她带年幼的我儿子睡觉时，小家伙总要一手拧着她的耳朵，还一边要她不停地挠背才能安然入睡；说幼年时的我儿子逢人就笑，一张小嘴巴甜着呢，好招人喜欢；说高考时的我儿子，一举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一直是她暗地里骄傲的资本哩。

“现在冠侬几、娉妹几都考上了大学，我只操心小孙子佩侬几两年后的高考了……”

“冠侬几和娉妹几都已长大成人，过几年就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军明和百庆在广东做事，收入还要得。过几年，就要他们把房子翻修翻修……”

……

岳母谈兴正浓，说起自己的儿孙，如数家珍。说着，说着，她皱纹满布的脸庞就舒展成一朵美丽的菊花，自豪和满足正在她暖暖的心头荡漾。这个时候，天幕上闪烁的繁星，田垅间静默的庄稼，还有远处如黛的群山似乎也在悄悄地偷听着我岳父岳母的窃窃私语。田野里的蛙声在这时响起来了，院子里公鸡开始打第二次鸣了，早起的鸟儿要准备出去觅食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岳母的病痛说来就来了，早已潜伏在岳母体内的癌细胞恶魔般地蹿了出来。天有不测风云！罹患胆囊癌晚期的岳母，与病魔抗争了近一年的时间后，还是没能熬过2020年的初冬……2020年初冬那个冰冷的清晨，岳父岳母原本温馨的豆腐坊变成了全家人的伤心地。那个悲伤的清晨，突然间就让本已苍老的岳父变得形单影只，也让灶台前岳父岳母温馨绵绵的窃窃私语戛然而止！

遥思娘亲天涯远，梦里依稀见慈颜。中元节到了，思念与缅怀如野草般在心头疯长。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选一个月明星朗的凌晨，静静地坐在岳父岳母的豆腐坊内，在片片蛙声和阵阵稻香中，再听一段岳父岳母灶台前的窃窃私语……